

DOI:10.13288/j.11-2166/r.2025.03.001

学术探讨

关于中医理论创新研究的思考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中段1号, 712046

[摘要] 通过分析既往有关中医理论创新的研究成果, 以及现代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规律, 反思中医理论的发展, 认为其发展迟滞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与哲学、理性与神秘紧密交织, 加之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哲学、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的快速发展, 导致支撑中医学发展的中国传统哲学及与此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缓慢甚或停滞。提出在现代科学技术语境下, 中医理论创新应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质疑批判的精神, 厘清中医理论的本质内涵, 重新建构中医理论体系, 围绕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 并基于新的经验事实, 提出新概念、揭示新规律、创造新理论。

[关键词] 中医理论; 理论创新; 发展规律

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医理论的创新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学者对中医理论创新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进行专门阐述, 认为中医理论创新是学术创新的源头, 是提高临床疗效、推动中医学学科建设、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1], 而中医理论创新不足已成为当代中医学术发展的瓶颈。纵观既往研究成果, 认为中医理论创新的原则与方法包括核固带变论、扬弃发展论、系统方法论, 具体路径主要有病机突破论、技术引领论、藏象理论创新论、临床经验总结论、方药总结论、综合创新论等方面。上述论述虽从不同角度对中医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方法有所说明,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关于中医学的发展规律、路径等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路径与规律, 就中医理论创新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对中医理论学术体系的重构提供思路。

1 现代科学理论创新规律的启示

研究中医理论创新发展, 有必要了解现代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路径与规律, 以便深入理解中医理论的创新问题。现代科学理论创新涉及多方面因素, 其中以下两点是基本共识。

1.1 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

历史上人类知识体系的产生, 一般认为先出现宗教体系、形而上学体系, 然后才出现科学, 其中自然科学是从自然哲学范围内分化发展起来的。17世纪数学和力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以及西方现代哲学的诞生, 为正确认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世界观, 宣告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哲学理论对科学的发展虽有某种启发作用, 但通常仅在创建或修改某种科学理论的过程中才起作用。一旦某种科学理论被创建和修改以后, 原来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应该消失在建立起来的该种科学理论之中, 成为该种科学理论中的内在原理而不再具有原有的形而上学性质^[2]。一门科学理论愈不成熟, 其中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成分会愈多。当代各科学领域中的极大部分理论还远未达到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成熟的程度, 在各门科学理论中也包含形而上学成分, 而不断区分并剔除科学理论中形而上学的成分, 正是科学理论取得进步的重要途径^{[3] 57}。现代西方医学也是从16至17世纪逐步剥落古典医学的哲学思辨部分, 建立起以“实证精神”和“实验精神”为本的科学方法, 及时吸收现代科技成果而发展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

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基本未发生过革命性的变革, 其理论呈现出经验规律与哲学理论融合的特

基金项目: 陕西省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陕中医药函[2023]83号); 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理论研究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9-YL01)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点。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在中医学中的作用至多是对诊断与治疗作出表浅的、无真正逻辑关系的比附性“说明”,且这种比附性“说明”的牵强附会也十分明显^{[3] 60-62}。诚如杨振宁^[4]论《易经》对中国科学的影响时指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此影响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是要摆脱“天人合一”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与复杂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复杂现象,二者之间有差异,不能合在一起。因此,中医学学术的发展应适当对经验规律与哲学理论加以分割,在保持和丰富其现有有效经验成分的基础上,引进当代实验科学、数学与逻辑学的方法,创新发展中医理论。

1.2 由解决科学问题的假说发展为理论

科学理论的发生与演变,一般是基于经验事实提出科学问题,针对问题的解答形成科学假说,再经过经验事实的验证而形成科学理论^[5],即科学问题→提出假说→验证→理论。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简要表述为: $P_1 \rightarrow TT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_2$,其中 P_1 为问题, P_2 为新的问题,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6] 13}。加拿大科学哲学家M·邦格把科学研究程序的方法论循环概括为如下过程:提出表达清晰的问题→设计可供检验的假说→导出假说的逻辑结论并加以批判的考察→根据结论制定检验假说的技术方案并检验技术方案本身的可靠性→进行实验并依据令人满意的相互协调的诸理论来解释实验结果→评价假说的真理性和实验技术装置的精确性→最后讨论所获得的解决方案,确定该方案的适用范围和其支持(或削弱)我们既往知识到什么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新问题^[7]。总之,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问题推动并指导着科学研究,且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问题是科学发展的真正灵魂,贯穿科学研究的始终。卡尔·波普尔指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8]因此,从科学的眼光来看,“保卫”某种学说或者只许“坚持”某种学说,是有违科学精神的。科学需要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是从事科学探索的第一把钥匙,是产生“问题”之源。从历史上看,科学中任何一种新的学说代替旧的学说,总是发端于怀疑^{[6] 53-54}。诚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如果一个人从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他准备从疑问着手,则会以肯定结束。”^[9]法国哲学家阿

伯拉尔也指出:“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坚持经常的怀疑……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真理。”^[10]

16世纪以前,中医学的地位在中国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范围也是先进的。然而近现代以来,支撑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缓慢甚或停滞,如方东美^[11]指出:“中国哲学到清代初期已经死了”“所有创造性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中国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传统中医临床阵地萎缩,特别是临床中医界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使从临床总结理论的传统中医理论发展通道受阻或难度加大,阻碍了中医理论创新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两个支撑的断裂、从临床总结升华为理论的来源萎缩,主要是因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哲学、自然科学包括医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学造成巨大冲击,导致中医理论在当代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失去了应有的话语权,丧失了哲学理论的引导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的支撑。对此,有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认为《易经》总体而言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抑制作用,因为《易经》诱使人停留在算不上解释的图式解释上。“事实上,《易经》是一个用来整理自然新现象的巨大归档系统,是一张省心的精神安乐椅,坐上去之后便不再需要作观察和实验了”^{[12] 250}。2)古代道家思想家(公元前3、4世纪)虽然深刻而富有灵感,但或许因为他们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所以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他们因为欣赏相对主义以及宇宙的博大精深,所以在未奠定牛顿式世界图景的基础之前就在摸索一种爱因斯坦式的世界图景,而科学沿着这条道路是不可能发展的^{[12] 294}。3)原始或中世纪的假说与现代假说显然大不相同,原始或中世纪的假说因其内在本质模糊性而无法得到证明或否证,且容易在空想的认知关联系统中把相关事物结合在一起^{[12] 5}。4)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不经过一个“神学”阶段能否达到其目前的状态,这仍然是个问题^{[12] 310}。5)问题在于,如果不走西方科学实际所走的道路,我们能否认识到统计规律性及其数学表达呢?^{[12] 311}总之,现代科学发展如果除外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独立、由解决科学问题的假说发展为理论,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的话,那么不经过现代科学发展的道路与历程,中医理论创新发展似乎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路径,由此引发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与研究。

2 中医理论创新思路的探讨

基于上述认识,结合当代中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当前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应该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2.1 理清中医理论的本质内涵

现代科学术语学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理论中所使用的术语的单义性并且能够通过它们而达到对于对象或概念作出客观、可公共一致的描述。换言之,在同一个理论系统中,必须始终在同一种意义下使用同一个术语^[13]。科学的进步与其所使用语言精确性的提高相同步。纵观中医学的概念和术语,则以自然语言为主体、定义较少且多为外延定义,呈现出多义性、形象性、辩证性、规范性弱、逻辑性差及符号替代性等特征^[14]。因此,有必要借用逻辑学方法揭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借用发生学方法揭示概念的形成与本义、借用诠释学方法揭示概念的意蕴与价值,为建构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逻辑自洽的中医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玄府概念的演变为例,《素问·水热穴论篇》曰:“所谓玄府者,汗空也”。玄府本义为汗孔,即人体体表之“门户”。金代医家刘完素根据日常生活和临床经验,采用取象比类方法,从汗孔发泄气液这一现象猜想人体内部也有相似的结构存在,提出玄府为气液运行的通道。现代学者基于玄府通道说,提出玄府为微循环说^[15]、离子通道说^[16]、细胞间隙说^[17]、水通道蛋白说^[18]、淋巴说^[19]、周细胞说^[20]以及脑玄府与血脑屏障说^[21]、肺玄府-络脉与肺气血屏障说^[22]、肝玄府与肝筛结构说^[23]、肾玄府-络脉与肾小球滤过屏障说^[24]、肾玄府-足细胞裂隙隔膜说^[25]等诸多假说。上述假说反映了中医概念的叠层累积发展造成含混、多义和逻辑性弱的特点,以及中医理论建构的逻辑问题、实体缺位造成中医理论发展的障碍等,说明中医理论的研究应注意中医概念规范化的研究、中医理论逻辑自洽性的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实体结构的研究^[26]。

2.2 重新建构中医理论体系

理论的重新表述和重构常会引起范式本身的重要变化。因此,在对古今中医原始文献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取中医理论的概念、命题并加以分类,确认其理论意义、实践基础、内在联系,借用逻辑学、发生学、诠释学等方法重构中医学理论,建立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概念明确、表述规范并能够指导临床,体现学科内在规律的体系框架,也是中

医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

以传统的病因理论七情学说为例,《中医基础理论》“十四五”规划教材仍沿用七情内伤的概念,即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异常变化^[27]。但从临床实际及现代情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情志病因可根据划分前提的不同,分为基本情志与复合情志、情志太过与情志不及、正性情志与负性情志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传统七情所指^[28]。再如现代对七情之“思”含义的认识,有隶属情志范畴与认知范畴的争议,如果将七情之“思”视为某种基本或复合情绪来看,不仅难以确定“思”为何种情绪,而且也与现代情绪心理学难以融通。如果将七情之“思”作为思考、思虑来看,则明显不属于情志活动的范畴,同时与病因之劳神过度重复,不符合理论简洁性的原则。因此,在中医理论框架的建构中,应将“思”从情志病因中剔除,从生理的角度而言,可置于有关神的论述之中;从病因的角度而言,应归属于劳神过度^[29]。基于以上分析,在中医病因学的研究中,应该用情志病因概念替代七情内伤的概念,以创新中医病因理论。如有学者^[30]基于中医学目前一方面处于前现代化期,与现代科学相对表现为另类性、异质性、封闭性、排异性,另一方面与新起的后现代科学之间又表现出某种超越时空的高度契合性与一致性的认识,较早提出重构中医理论体系的设想,认为现代中医学体系可分为中国人体生命哲学部类、理论中医学部类、基础中医学部类、应用中医学部类、中医工程技术学部类5大部类;另有学者^[31]针对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面临中医主体思维削弱、理论与实践分离滞后、重大理论创新不足、现代研究融合不足的困境,明确提出在中医学面临多学科交叉融合、科学环境语境变化、疾病谱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更加需要加快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重构;还有学者^[32-33]提出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的具体设想及建议,并提出借鉴现代医学疾病认知,继承传统中医审病思维,对现代疾病进行中医分类分期分证,重构现代中医诊疗体系,以及吸纳现代药理研究成果,融汇中药传统功效认识,构建方药量效理论框架,此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由此可见,中医理论体系的重构已引起中医学人的高度重视。

2.3 围绕科学问题开展多学科研究

如前所述,科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贯穿于科学研究的始终。科学的历史已经证明,在

科学研究过程中,是否善于从新角度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中产生突破的关键所在。林定夷^{[6] 121-128}概括提出科学中产生科学问题的主要途径有:1)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做出统一解释;2)已有理论与经验事实的矛盾;3)多种假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4)一种理论体系内部的逻辑矛盾;5)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矛盾;6)追求理论普适性和逻辑简单性的需求;7)为了验证假说和新发现的事实而提出对它们进行检验的问题;8)根据生产和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提出种种实用性或技术性的问题。总之,提出科学问题的路径主要是理论与经验的矛盾以及理论的内在逻辑矛盾,而具有质疑批判的精神是提出科学问题的重要前提。

中医学基于传统哲学思想与长期经验积累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中,蕴含着许多重要科学问题。如中医运气学说的内核是认为天文、气候、物候变化与人体生命活动密切相关,但借用阴阳、五行、干支符号的推演则明显是错误而无效的^[34]。若固守传统思路对运气学说的研究,则会出现复杂性问题的认识简单化、科研方案设计欠合理、研究结果的相互矛盾、研究结论不合逻辑、模式推演的低水平重复、科学精神欠缺而过高评价等诸多问题^[35]。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抓住古人所意识到的天文、气候、物候与人体生命活动有关这一主题,并将之凝练为物候变化与人体生命活动、气候或气象要素与人体生命活动、天文与人体生命活动,以及天文与气候、物候、人体生命活动等之间存在的规律性联系的科学问题,认为应抛弃古人干支推算等不科学的成分,充分借助现代多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开展更广泛范围的协同研究,争取取得创新性的知识、技术成果。再如中医学对日节律的认识,有阳气昼夜消长节律、营卫昼夜运行节律、气机昼夜升降节律、昼夜五脏主时节律以及昼夜气血流注涨落规律等多种形式,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医界也掀起过一轮中医时间医学的研究热潮,但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并未产生创新性理论。与2017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对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研究相比,二者在问题意识、思维方法、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中医学有关生命节律的研究,有必要充分把握科学问题,借助学科交叉,利用多学科新知识、新成果,诸如冷冻电子显微技术、光遗传学技术等为中医学对生命状态认识研究所提供的技术支撑,在临床流行病学调研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和归纳中医学有关人

体生理、病理节律模式,探索时间节律的调控机制,创建新的时间医学理论^[36]。贝弗里奇指出:“如何辨别有希望的线索,是研究艺术的精华所在。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并能按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主宰当时的观念去判断佐证的科学家,最有可能认识某种确属新东西的潜在意义。”^{[37] 40-41}这里强调“按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主宰当时的观念去判断”,对中医学术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以来,运气学说的再度兴起和许多人从事运气学说的学习与研究,即明显带有“根据主宰当时的观念去判断”的色彩。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认为:“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论或设想的人,不仅不适于做出新发现,而且会做出很坏的观察。”^{[37] 56}因为过于自信使我们丧失好奇心和不再怀疑,不能激发我们的思考;而且在进行研究时,由于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就有可能对观察事实作出错误的解释。

3 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科学技术环境及语境下,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基于中医传统理论,分离、重构人文与自然科学,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质疑批判的精神,准确理解中医理论的内涵,把握科学问题,即中医理论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明了什么?如何说明?现代价值何在?然后借助多学科交叉,利用多学科新知识、新成果,并基于新的经验事实提出新概念、揭示新规律、创造新理论,重构中医理论学术体系,为中医药科技进步提供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 [1]王永炎.创新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9(6):415-416.
- [2]林定夷.科学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方法论导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64.
- [3]林定夷.科学·非科学·伪科学:划界问题[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 [4]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J].自然杂志,2005,27(1):1-3.
- [5]邢玉瑞.中医学的科学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361.
- [6]林定夷.问题学之探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5(2):10-19.
- [8]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318.

- [9]张秀章,解灵芝. 培根智慧录[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81.
- [10]北京大学《欧洲哲学史》编写组. 欧洲哲学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85.
- [11]方东美. 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美新儒学论著辑要[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33.
- [12]李约瑟. 文明的滴定[M]. 张卜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3]林定夷. 论科学中观察与理论的关系[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68.
- [14]邢玉瑞. 中医概念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7-17.
- [15]石皓月,尚菊菊,刘红旭,等. 基于“络脉-玄府气液”探讨心肌缺血再灌注治疗后冠状动脉微循环障碍[J]. 中医杂志,2023,64(18):1862-1865.
- [16]郑国庆,黄培新. 玄府与微循环和离子通道[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4):13-14,31.
- [17]常富业,王永炎,高颖,等. 玄府与细胞间隙的比较[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5,24(2):1-3.
- [18]张天娥,罗再琼,张勤修,等. 玄府与水通道蛋白的比较[J]. 辽宁中医杂志,2009,36(7):1110-1111.
- [19]肖尧,付西,李蒙丽,等. 基于“淋巴玄府”探讨风药论治恶性淋巴瘤[J]. 吉林中医药,2019,39(9):1121-1123.
- [20]黄伟,沈金峰,谢娟,等. 初探“玄府司使-周细胞”对肾纤维化的影响[J]. 辽宁中医杂志,2019,46(2):275-276.
- [21]董丽,李波,白雪,等. 脑之玄府与血脑屏障的相关性[J]. 中医杂志,2013,54(22):1969-1971.
- [22]陆鹏,任凤艳,潘迪,等. 肺玄府-络脉与气血屏障论[J]. 中医杂志,2016,57(16):1433-1435.
- [23]黄文强,彭宁静,何利黎,等. 肝玄府学说理论初探[J]. 中医杂志,2012,53(11):901-902,908.
- [24]陆鹏,刘丽香,潘迪,等. 论肾玄府-络脉与肾小球滤过屏障[J]. 中医杂志,2016,57(21):1888-1890.
- [25]韩世盛,王怡,徐艳秋,等. “肾玄府”实质探讨:“玄府-足细胞裂隙隔膜”假说[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13,47(12):28-30.
- [26]胡勇,邢玉瑞,张惜燕. 从玄府概念演变看中医理论的发展与建构[J]. 中医杂志,2023,64(9):870-874,895.
- [27]郑洪新,杨柱.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156.
- [28]邢玉瑞. 情志病因概念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8):2732-2733.
- [29]邢玉瑞. 七情“思”的含义及其在中医理论框架中的地位[J]. 中医杂志,2015,56(3):262-263,268.
- [30]王象礼. 重构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医学二次革命、四次浪潮的先导工程[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9(2):2-10.
- [31]王琦. 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构与时代发展[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11-17.
- [32]全小林. 关于“重构现代中医本草体系”的设想及建议[J]. 吉林中医药,2023,43(1):1-4.
- [33]丁齐义,赵林华,宋斌,等. 两个重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J]. 中医杂志,2023,64(9):865-869.
- [34]邢玉瑞. 运气学说的科学性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9):1447-1451.
- [35]邢玉瑞. 当前运气学说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J]. 中医杂志,2016,57(22):1964-1970.
- [36]XING M, QU KS, HUANG Y, et al. A reflection on the 2017 Nobel prize for physiology and Chinese medicine [J]. Chin J Integr Med, 2020, 26(11):867-872.
- [37]贝弗里奇. 科学研究的艺术[M]. 陈捷,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Reflec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XING Yurui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46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previous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ory,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scientific theory innovation in modern times, we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theory and believe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its stagnant development is the close intertwining of science with philosophy, and rationality with mysticism. Additionally, since the Western Renaissanc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natural sciences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led to the slow or even halt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related traditional natural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ch supports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CM.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innovation of TCM theory should follow the general law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ith a spirit of questioning and critique. This approach should clarify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s of TCM theory, rebuil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engage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round scientific issues, and propose new concepts, reveal new laws, and create new theories based on new empirical fact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innovation of theory; law of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24-07-24; 修回日期: 2024-11-01)

[编辑: 侯建春]